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聖主憂勤以養天下有司無所不盡其忠以事之聖主憂勤以養天下有司無所不盡其忠以事之

宋紀四十五

起元熙敦牂十月並昭陽協治八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二年

遼重熙十一年

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

爲翰林學士弼言于帝曰增金幣與遼和非臣本志特

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北方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

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

辭不拜 遼使之還也遼主命耶律仁先同知南京副

守事劉六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歲幣至命六符爲三司使以受之 己酉以鄜延鈐轄王信爲本路部

署鄜延都監狄青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

景泰爲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

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

宋史十月辛巳復

都部署兼招討等使而長編引實錄云辛亥信青並兼本路經略安撫副使百官表又在壬子前後互異今從

長編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

以諸處未可抽那詔琦詳度以聞琦奏曰自元昊寇擾西鄙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雇人應名更

相爲代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結眾逃避以  
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臣謂揀刺士兵  
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  
終與民不殊請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  
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  
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 癸丑贈涇原路副都  
部署葛懷敏爲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宗晟  
等皆遷官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竝贈官有差懷  
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剛愎  
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甲寅以翰林學士王堯臣

爲涇原路安撫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  
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帝思其言故復  
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  
爲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以河東都轉運使文彥博知  
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丙辰  
知制誥梁通報使於遼 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  
人屯涇原 庚申詔卹將校陳亾其妻女無依者養之  
宮中 丙寅遼遣林牙蕭偕來報撤兵 丁卯涇州觀  
察使知渭州王沿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  
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

爲寨以羸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  
至定川果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  
爲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奏易之  
沿不聽故及 原州屬羌墩珠爾

舊作明珠今改

密藏

舊作沒藏今改

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鄰道范仲淹聞涇原欲  
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  
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  
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邇患未艾宐因昊賊別路大入之  
際卽并兵北取細腰胡蘆泉爲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  
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

細腰胡蘆諸寨 十一月壬申詔開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竝移坐近前 辛巳徙知渭州文彥博爲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知涇州滕宗諒爲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知瀛州張亢爲涇原都部署兼知渭州俱加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請也初葛懷敏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有郡使爲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

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歿者哭  
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  
發增氣過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甲申以泰山處  
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范仲淹富弼皆言復  
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丁亥遼羣臣上遼主尊  
號曰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智仁孝皇帝冊皇后曰貞  
懿宣慈崇聖皇后大赦梁王洪基進封燕國王又進封  
齊王蕭惠爲韓王以首議南伐得增歲幣也 己丑降  
向進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郝從政趙瑜等官竝落職  
坐定川之敗也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戢兼管句陝西



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哉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析爲三等非急切者悉安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哉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新羅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惡哉治之頗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 十二月壬寅置武學教授 甲辰遼封皇太弟重元子呢嚕古舊作汪魯古今改爲安定郡王尼嚕古性陰狠遼主嘗曰此子目有反相然恩禮如初己酉遼主以宣獻皇后忌日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閣忠三學三寺辛亥遼命調預備伐宋諸部租稅一年壬子遼以吐

渾党項多鬻馬於夏國命謹邊防己未遼主以朱賀使  
在邸微服往觀之王戊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  
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先是知慶州滕宗諒  
言自定川喪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  
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故有是詔丁卯遼禁喪葬  
殺牛馬及藏珍寶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  
帝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  
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  
又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  
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朝見誤忘一拜外聞

謹言呂相失儀漢州張紘曰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  
旬餘遂感風眩云 是歲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  
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  
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  
益偃蹇時元昊使李文貴在青澗城籍乃召文貴謂之  
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  
加之名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  
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  
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  
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

乃厚贐遣之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  
還聞籍言人喜使文貴復持旺榮等書抵籍議和籍嫌  
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稱旺  
榮爲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  
昊不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彼之官名稱之無嫌詔  
從籍言旣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  
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  
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絕其請

三年

遼重熙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遼遣使諭夏國與宋和王申

遼以北面林牙蕭革爲北院樞密副使革善諛悅與近

習相儿呢由是名達於上嘗侍宴遠主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惟竭愚衷安敢怠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備禦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爲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欄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盡營築爲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候鎮戎遂爲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

靜寇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夥多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事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爲衛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敵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係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庶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實近裏

控扼之會其張邨直入州路宐營作關柵或斷爲長塹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辛巳詔

輔臣議調減天下賦役 戊子詔錄將校死王事而無

子孫者親屬 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

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優宐從事又建渭州籠竿

城

攷異宋史地理志作隴干城九域志作隴竿城

爲德順軍皆用王堯臣議也

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

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眾怨怒遂劫德勝

寨主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

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

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爲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爲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王辰錄唐狄仁傑後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來

納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於朝於是文貴與從勛持元昊

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尼鼎定國烏珠

舊作兀郎率今改

霄

攷異宋史作曩霄今從長編

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勛又致遼使人

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烏珠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



坐蕃宰相上烏珠見使人時降雲牀問聖躬萬福從勛  
因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  
今名體未正不敢以間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  
從勛至京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  
元昊辭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闕更選  
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匄之物當力加裁  
損時元昊與遼有釁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  
體度訖不得其要領 丙申王堯臣又言韓琦范仲淹  
龐籍既爲陝西四路都部署沿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  
四路當稟節制而諸路尙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

行事名號不異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  
罷經略只充沿邊安撫使副從之 呂夷簡數求罷帝

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言祖宗未嘗以言廢人  
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  
是可慟哭而無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

正人也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

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

攷異堯佐宋史孫沔傳薛應  
旂宋元通鑑俱作堯安案堯

安卒於真宗朝代夷簡爲相  
者堯佐非堯安也今攷正

蓋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

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  
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爲安以避諱爲智西州

累以敗聞契丹乘此求賂兵職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  
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今夷簡以病求退陛  
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愷不移疾于朕躬四方傳  
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請無不  
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契丹復  
盟元昊款塞天下日望和平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  
任能節用養士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  
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  
四方已寧欲因病而去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  
制者升爲腹背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使之在廊廟

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  
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褻切夷簡謂人曰元規築石之言  
聞此悵遲十年人亦服其量云 二月壬寅遼禁關南  
漢民弓矢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  
百萬 庚戌右正言梁通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  
元昊之禮於是許賀從助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  
言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如不改僭號則不可許  
如卑詞厚禮從烏珠之稱亦宜防其後患集賢校理余  
靖亦言必不可許 辛酉國子監請立四門學以士庶  
人子弟爲生員以廣招延之路從之 三月壬申夷簡

再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杙  
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庀子罷相守司  
徒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致異長編引附傳云夷簡再辭位薦富弼  
等數人可大用宋史不載今從史傳以晏殊爲平章事兼樞密使判蔡

州夏竦爲戶部尙書充樞密使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爲  
參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以奉使  
昌朝以館伴使勞故俱擢用弼辭不拜時呂夷簡罷相  
輔臣皆進官侍御史弋陽沈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今  
邇圉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  
下何勸焉 辛卯遼主如南京 癸巳以侍御史魚周

詢爲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爲兵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歐陽修爲太常丞竝知諫院周詢固辭又以集賢  
校理余靖爲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  
西盜起呂夷簡旣罷相帝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置諫  
官首命素等爲之（攷異）宋史歐陽修傳云呂夷簡罷相  
夏竦除樞密使旣除復罷夏用杜衍  
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  
官而修首在選中案修除諫官韓范富俱未入也據晏  
殊傳修乃殊所薦（宋史誤矣）甲午改樞密副使富弼爲資政殿學

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  
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  
使臣皆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

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  
賞彼若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  
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  
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  
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帝察其意堅特改命焉  
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 庚子夏遣使進  
馬駝於遼 癸卯以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  
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勛詣闕館於都亭西驛  
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勛以所齎來  
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

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  
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  
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  
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  
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  
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  
棚竝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助等同往議定以聞 甲辰  
以韓琦范仲淹竝爲樞密副使知永興軍鄭戩爲陝西  
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  
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琦仲淹竝授樞密



副使然議者云西寇未殄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陛下采公論一召來處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無善於此 乙巳以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冒盡力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常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且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御史沈遼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其言尤切會竦已至

國門言者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  
間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威  
泣復有左右爲之解釋則聖聽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  
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引帝秘畢其說前後言者  
合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衍代之 己酉以館閣校勘  
蔡襄爲祕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陽修除諫官襄  
作詩賀之辭多激勸三人者以其詩薦于帝尋有是命  
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禱嶽瀆 己未以翰林學  
士王堯臣爲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  
帝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

僚屬希納其言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庚申以鹽鐵判官呂紹寧爲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卻所上錢并治紹寧欺罔之罪以戒姦吏刻剝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之事於夷簡之門夷簡爲相首尾二十餘年功業無聞今以病歸尙貪權勢不能力辭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是月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厯聖德詩介篤學

尙志樂善疾惡喜聲名會呂夷簡罷章得象晏殊賈昌  
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  
端竝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  
盛事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  
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間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五  
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庚午錄繫囚 江  
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大臣以爲憂樞密副使范仲  
淹言國子博士宣城許元可獨倚辦卒未擢元江淮兩  
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  
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畱三月糧餘

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癸酉命王拱辰田況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乙亥忻州地大震詔本路轉運經略司安卹百姓毋弛邊備 鹽鐵副使林澼出知滑州初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帝言因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亂者非平時可行也澼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澼以河北轉運使張盥之爲鹽鐵副使議乃定 戊寅以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

發遣戶部判官事皆王堯臣所薦也權發遣三司判官  
始此杞鎬之子度肅之子也 庚辰宰相因寺會觀

祈雨 癸未置御史官六員罷推直官從御史臺請也

乙酉以侍御史席平知潤州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論

無取故出之

發異李燾云慶歷二年二月平以都官員外郎爲侍御史本傳稱平對奏鄴俚又御史臺記亦有傳平嘗往齊州劾獄失入死罪張

方平乞依法行遣恐此罷黜不獨因拱辰言也 丁亥

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武學教授

發異張

英政要以爲議出吳育且云育爲參知政事李燾云此時育但爲翰林學士唐英誤也有傳亦不見武學議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

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

至衣皆沾溼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尙冀  
稟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以致天應若此  
帝曰比欲下詔罪己微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  
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辛卯築欽天壇于禁中

乙未諫官歐陽修言韓琦范仲淹到闕以來只是逐日  
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陛下亦未曾特賜召  
對從容訪問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乞陛下因無  
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盡陳西邊事  
宜合如何處置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  
時召見聚議或各令自述所見只召一兩人商量此乃

祖宗之朝竝許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遼詔復定禮

制 遼主如山西 是月忻州地震虎翼卒王倫叛于

沂州

（攷異）王倫本沂州軍卒沂州屬京東路故亦有京東軍賊之稱宋史作忻州恐是傳寫之謬蓋因上

文有忻州地震事而誤不知地震與王倫叛本是兩事一爲河東之忻州一爲京東之沂州初不相涉也

六月丙午遼詔世選宰相節度使族屬及身爲節度使之家許葬用鉅器仍禁殺牲以祭 庚戌遼詔漢人宮

分戶絕恆產以親族繼之 辛亥準布

舊作阻布今改部長遣

其弟朝於遼 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賊盜

漸多皆由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今沂州軍賊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



巡檢縣尉反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此可  
謂心腹之大憂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竝追  
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勒從軍自效俟破賊日則許  
敘之甲子右正言余靖言今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爲盜  
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  
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西北而起於封域之內矣乞  
朝廷嚴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  
之法竝從之 初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以諫南伐言  
不用徙南院以其弟孝忠爲北院樞密使未幾孝忠疾  
仍以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徙封齊國王秋七月丙寅朔

孝忠卒遼主特釋繫囚

遼耶律罕班

舊作韓入今改

再爲北

院大王入朝遼主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賑  
貧乏以報朕罕班既受命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爲  
多 戊辰以翰林學士蘇紳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修  
等爲諫官數言事紳惡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  
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賜紳意蓋指  
諫官也時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紳所薦也修  
卽上言端性險巧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  
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  
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蘇紳

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紳由是黜端尋亦  
出外 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  
竦之及國門也上封章疏示焉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  
會韓億致仕竦請代之故有是命竦至亳州上書自辨  
凡萬餘言詔付學士批荅孫抃爲之辭略曰圖功效莫  
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實行竦得之悵甚 御史中  
丞王拱辰請用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坐講  
時政得失帝曰執政之臣朕早暮所與圖事者又何朔  
望之拘也辛未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  
外如別有所陳或朕非時畱對者不限時刻 丙子參

知政事王舉正罷爲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修  
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請以范仲淹代之舉

正亦自求罷丁丑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

政殿學士富弼爲樞密副使

弼罷仲淹弼除拜宋史宰相表及宰輔編年錄皆在

八月丁丑

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

直攜詔命納於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

坐薪嘗膽不怠修政帝許焉乃復以詔命送中書弼因

乞補外累章不許

壬午罷陝西管內營田

甲申以

樞密副使任中師爲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爲陝西宣撫  
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邇帝因付以

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中師嘗守并州帝卽命使河東兩人畱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 乙酉元昊復遣呂你如定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先是歐陽修言賊使此來意極不遜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今若偃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伏乞將元昊一行來人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至是修又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顗館待元昊所遣來人臣竊謂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彊弱若見朝廷威

怒未息事意莫測必內憂斬戮大恐拘留使其偶得生  
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過加厚禮  
先爲自弱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  
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未必成可憺空損事體前  
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盛遂  
差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  
彊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  
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  
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雖有此議  
然不能從以著作佐郎邵良佐爲著作郎仍賜五品

服賞使夏州之勞也 先是元昊書至既未肯稱臣及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兩府賦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爲不可屢請對於帝前晏殊曰眾議已同惟韓琦獨異帝顧問琦琦歷陳其不僂帝曰更審議之及至中書琦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琦迺復上章言屈意與和恐有後患望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 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爲請及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發異案元卒當作烏疑爲吾祖此條不改以存其舊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

吾祖是何等語邪時歐陽修余靖亦以爲言修又曰方  
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多不忠無識之人而陝西之  
民亦欲急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  
遜順之意然後浚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小人之  
論望絕而不聽 庚寅元昊遣使上表於遼請出師南

伐遼主不從 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  
帝時國富刑措而賈誼上書以爲可痛哭太息臣竊觀  
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蓋以西北二邊  
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  
也近者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邀獻納之名其輕視中



國意蓋可見而元昊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累歲盜邊官軍屢討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濫而甚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臣恐契丹謂朝廷事力已屈墮其誓約長驅部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濫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禦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詔中書樞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但循舊制纔午卽出怒遽僉署謂宜須去

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宜倣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選轉運使二員密受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形勢孤絕宜責本道帥臣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以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建議興築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

粟以實其廩庾帝嘉納之 是月獲王倫 八月丙申

遼主謁慶陵 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 己亥出內藏

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辛

丑遼燕國王洪基加尙書令知北南院樞密使事進封

燕趙國王 丁未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

政殿學士富弼復爲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

入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又使

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

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之壻引嫌求罷相又求解樞密

俱不許 修媛張氏寵冠後庭忽感疾進白帝曰資薄

寵厚所以召災願貶秩爲美人帝許之戊申以修媛張氏爲美人 癸丑以樞密副使韓琦爲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于帝曰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適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以大理寺丞張子奭爲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子奭齊賢孫也 戊午罷武學 庚申遼裕悅耶律洪古卒遼主聞之曰惜哉善人親臨其焉於重熙十三年今從本紀甲子準布貢於遼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建隆元年夏五月丙申帝御講武於南郊盛陳方重整頓器械以習武藝其儀

宋紀四十六

起昭陽協洽九月盡開  
逢清淵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三年

遼重熙十二年

九月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

於天章閣朝謁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帝問禦

邊大略久之乃罷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

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

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

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粥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嚮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諸事盡一次第頒下獨請設府兵輔臣其以爲不可而止 司徒呂夷簡固請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會竝緩中書門下班諫官歐陽修言夷簡爲宰相紀綱大壞今筋力已衰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卽合公言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

聽乞賜止絕於是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夷簡  
罷相爲司徒猶帶監修及致仕乃以還得象 賜知諫  
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而諭曰卿等  
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乙亥樞密副  
使任中師罷 丙子以端明殿學士李淑爲翰林學士  
諫官歐陽修奏事延和殿而論淑姦邪還又上言淑朋  
附呂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望早與一外任差遣尋令  
淑知壽州旣仍不行修又言竊聞中書須得淑自上章  
求出方敢差除此乃大臣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望特  
出聖旨處分以彰聖明之德 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



休不許私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言也議者以爲  
唐元和用兵時裴度爲相請私第延見四方賢俊以廣  
謀慮今一切禁絕賓客非諫官所宜言也 是日羣盜  
晨入金州劫府庫兵仗散錢帛與其黨及貧民知州王  
茂先將直兵二十四人禦之不敵遂走羣盜恣行掠奪  
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聞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西  
鄙用兵以來物力窮困朝廷不能存撫遂使爲盜今張  
海郭邈山等驚擾州縣殺傷吏民巡檢縣尉不敢向前  
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尙猶遷延日月偏疆山  
林以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開府庫劫貨財散募凶徒

嘯聚漸眾陝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千餘里所在  
瘡痍諸郡無兵各不自保臣思京西諸州賊盜見今往  
來之處長吏皆非其人乞先選轉運兩人令往彼體量  
諸州長吏不才及賊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  
選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部內知縣縣令管前漢  
勃海盜起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朝歌盜  
賊屯聚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守宰得人賊  
自破滅之驗也 壬午遼主謁懷陵 丙戌命王洙余

靖孫甫歐陽修同編修祖宗故實先是富弼請選官置

局將三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文字類聚編成一書  
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帝納其言故命靖等編修弼總領  
之明年九月書成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卷 丁  
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戩發宗諒前在  
涇州枉費公用錢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  
博士燕度往邠州鞠其事宗諒坐是徙范仲淹言梁堅  
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竊見去年  
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  
賊已到渭州宗諒起遣人戶壯數千人入城防守時  
直苦寒軍情愁慘得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

酒食薪柴竝足眾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  
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  
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妄行  
事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旬當委范宗傑在邠州  
一面勘鞫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過臣甘與  
宗諒同行貶黜 壬辰翰林學士李淑罷知鄭州以權  
知開封府吳育言淑前在府多褻近吏人故也 是月  
桂陽洞蠻寇邊湖南提刑募兵討平之 冬十月乙未  
朔徙知江寧府劉沆知潭州經制蠻事 知光化軍韓  
綱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皆怨憤員僚邵興率眾盜庫

兵欲殺綱戊戌綱踰城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  
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趨蜀道美自縊死綱億長子  
也 己亥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穆廉謹有禮法  
爲政寬簡時稱爲國寶臣追贈大丞相晉國王諡曰貞  
其弟西北路招討使孝友以葬兄還京師拜南院樞密  
使 庚子遼詔諸路上重囚遣官詳讞 壬寅以玉清  
昭應宮田二十二頃賜國子監 丙午以鹽鐵副使張  
鼎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爲淮南都轉  
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用富弼  
范仲淹等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今內外官雖多然與

陸下矣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來不加選擇非才  
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閒良吏百無一二使天  
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無  
所告訴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  
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轉運既得人卽  
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已得人卽委逐州自擇知縣其  
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  
宜就與升擢則官修政舉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  
可也帝納其言於是盈之等首被茲選素人辭帝謂曰  
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丁未以右正

言余靖爲遼太后正旦使 初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  
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  
者得一往可立決也偕卽以諮攝令并遣祕書丞孫琳  
與其事諮等用千步方田法括地得其數除無地之租  
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賦八十萬流民乃  
復而王素爲諫官建議均天下田賦歐陽修卽言諮與  
琳方田法簡而易行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爲然且請  
於亳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與琳先  
往蔡州首括上蔡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  
均其賦於民旣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遂罷諮

趙州人也

致異涑水記開以為執政不然其議沮罷之  
諸宋史本傳以為遭母喪去今從食貨志

戊申詔二府同選諸路提刑

遼參知政事韓紹芳

三司使劉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不協防以六符嘗受

宋賂白其事辛亥紹芳出為廣德軍節度使六符為長

寧軍節度使防愈見親任 壬子遼以夏人侵党項遣

延昌宮使高嘉努

舊作高家奴今改

讓之

甲寅復置諸路轉

運判官仍詔中書樞密院同選用

致異李燾云天聖七  
年初置益廣東西運

判其後闕不除  
故此云復置

乙卯詔修兵書翰林學士承旨丁度

提舉集賢校理曾公亮等為檢閱官 己未范仲淹言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雪



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假有指揮內有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別有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爲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爲送般以此官員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乞特降聖旨今後凡進狀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卽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始委庶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從之

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于舊 甲子陝西

洛經洛安撫招討使鄭戢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

寧等以水洛城來獻

及異慶歷所築之水洛城今在甘肅靜寧州西南宋時屬秦鳳路元

豐所築之永樂城今在陝西米脂縣南宋屬鄜延路兩城相距甚遙地名亦異凍水記間存爲一地皆作永洛誤甚蓋校書者不諳地理妄有改易溫公不當有此失也王介甫撰孫抗墓碑亦誤以水洛作永洛其地

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

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氏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

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

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其捍西賊

實爲封疆之利從之諫官歐陽修言近來傳聞燕度

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句追囚繫滿獄人人嗟怨自狄青

討西戎後

种世衡等竝皆解體乞告諭邊臣以不枝蔓旬追之意  
乖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  
安心用命立功修又言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  
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干連甚衆亦聞狄青曾隨亢  
入界見已旬追照對臣伏見兵興以來所得邊將惟狄  
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  
待之且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  
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乞特與免勘知渭州尹洙亦言  
青於公用錢物無豪分私用不可以細微詰誤令其畏  
懼望特旨諭青庶安心專慮邊事 遂以北府宰相蕭

惠爲北院樞密使 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火尋有詔以

宮地爲禁軍營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

史裏行凡四人旣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爲額癸

酉以太常博士趙人李京殿中丞合肥包拯竝爲監察

御史裏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京嘗知魏縣奉法嚴正

吏不佞之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

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矣京賴以免拯嘗知

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旣而又

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

服攷墨案宋史穆衍傳云譙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

日斷牛舌者乃汝邪訊之其服與包拯事  
正同蓋一事而傳聞異詞耳今從拯傳 徙知端州州

歲貢硯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

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攷異拯傳不載知端州年月錢竹汀遊肇慶七星巖得拯

題名乃慶歷二年三月所刻其時拯方知端州蓋自端州召還遂有御史之命也其知天長縣又在慶歷之前茲因拯除官而并敘之 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趨蜀道遇提

舉捉賊上官珙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本府軍

校趙明以眾降乃自州北循山而東捉賊使臣陳曙等

領兵追擊興於幄水及其黨皆就禽壬午詔竝凌遲處

死曙若拙子也

攷異李燾曰韓琦家傳云琦道秦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之今不取

諫

官歐陽修言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蓋由威令不行昨

王倫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則  
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  
一帶官吏與王倫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  
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  
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眾今遲緩如此誰有  
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  
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敢如此  
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於畏  
國法伏望陛下勿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宜殺兵士必有  
家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

之賊其正已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知國法尙存不敢奉賊又言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尙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此由權要之臣多方營救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厲羣下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樞密副使富弼議誅仲約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帝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

則郡縣無復有守者矣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釋然從之攷異龍川

別志載晁仲約事以爲盜張海攷慶歷開盜王倫起京東掠淮南張海起陝西掠京西不聞海嘗過淮南今闕其名以示存疑之意長編載仲淹告弼云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消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攷宋史仲淹弼傳皆不載此語蓋出小說家傳會今不取

癸未詔

館職有關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類 丁亥詔夏蔭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稍殷



矣 遼以上京歲儉復其民租稅 庚寅詔陝西安撫  
使韓琦副使田況赴闕諫官歐陽修言議和未決乞仍  
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和議之決 辛卯同修起居注  
歐陽修請自今後上殿臣僚退令少畱殿門俟修注官  
出面錄聖語從之 壬辰詔限職田 詔詳定國朝勲  
臣名次本家見無人食祿者錄其下子孫一人 司天  
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十二月乙巳桂陽  
監獠賊復寇邊 戊申以祕書丞張子奭爲祠部員外  
郎右侍禁王正倫爲左侍禁閣門祗候竝以累使夏州  
之勞也 遼改政事省爲中書省 己酉詔轉運使郭

廟之等攻討蠻獠并就僊招撫之 戊午以南京府學  
爲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 是月澧州獻瑞木有  
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修言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  
識事體僊爲祥瑞以媚朝廷方今元昊叛逆契丹驕傲  
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無一處無事內則百姓困弊  
盜賊縱橫以臣視之實未見太平之象臣頃見太平州  
曾進芝草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  
進瑞木伏乞勿示臣僚仍速詔天下凡有奇獸異禽草  
木之類竝不得進獻從之 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  
震五六年不止諫官孫甫請省後宮浮費以消災譴帝

嘉納之 韓琦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號之郊  
張海郭邈山等爲之渠率琦遣屬官乘傳齎宣撫司榜  
收集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  
兵入山捕張海等相繼殲蚘禽捕餘黨殆盡是冬大旱  
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琦卽選官分詣州縣發  
省倉以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蒲  
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餘人它州稱是時民  
力久困琦乃調賦役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  
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  
二千餘人

四年

遼重熙十三年

春正月戊辰遼主如混同江 辛未降天

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知虢州職如故并代副  
部署張亢爲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邠州獄未具  
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辯宗  
諒亢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  
諒所用錢數分明竝無侵欺人已張亢偕公用錢買物  
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偕卻公用鉅卻畱錢物  
準還皆無欺隱之情宗諒及亢由是得免重劾 壬申  
西蕃摩戢舊作磨戢  
角今改入貢 乙亥荆王元儼薨元儼性  
謹約寡欲喜儒學好文詞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

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及病帝親至臥內手調藥  
屏人語久之所獻多忠言及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充二  
州牧燕王諡恭肅 丙戌詔自今臣僚母得以奏薦恩  
澤及所授命爲親屬乞賜科名及轉官升陟入通判以  
上差遣其親屬嘗降官降差遣亦母得乞以恩澤牽復  
若因果而爲別更名奏蔭者重坐之 辛卯太常禮院  
上新修太常新禮慶歷祀儀賜提舉編修官器幣有差  
二月丙申遣內侍齋奉宸庫鈿三萬兩下陝西博糴  
穀麥以濟饑民 壬寅知光化軍韓綱除名英州編管  
兵馬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坐棄城也 廣西

立州蠻區希範作亂希範思恩人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旣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知州馮仲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其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趯荔波洞蠻謀爲亂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趯爲帝正辭爲奉天開運建國桂王希範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以區丕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署四十餘人前月丙子率眾五百破環州劫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爲武成軍癸卯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捕擊之

乙巳以上清宮田園邸店賜國子監 戊申遣入內

供奉官王昭明往宐州召募勇敢人入洞捕擊蠻賊

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時中丞王拱辰言其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 庚戌遼主如魚兒

梁 甲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

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從韓琦議也

攷異都部署宋史作

都總管監史臣避英宗諱追改非本稱也自後諸路安撫使常帶本路兵馬都部署故有帥臣之稱以鄭

戩爲永興軍都部署兼知永興軍初命戩知永興軍仍

兼四路都部署諫官歐陽修言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

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

大事先稟於戢又稟朝廷朝廷議定下戢戢始下於沿  
邊只此一端自足敗事且大事戢既不專小事又不由  
戢則部署一職虛名可廢若小事一一問戢處分合宜  
尙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  
欲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  
重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名體皆順處置合宜從之

李燾云鄭戢罷四路部署實錄正史皆云韓琦所議據歐陽修諫疏則初移戢知永興尙兼四路後乃改命必緣修此疏但實錄正史都不詳耳

丙辰遂以參知政事杜防爲南府

宰相防生子遼主幸其第賜其子名旺滿努

舊作王門奴今改

丁巳詔天章閣侍讀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



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 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絳爲荆湖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 丁卯以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竝賜三品服帝以二人久侍經筵行義淳質因褻擢之 己巳以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于楊尙不可不監帝曰朕豈以女謁進人亦因臣僚論薦而後用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以一郡帝雖有此言堯佐竟不出 甲戌命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

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爲不便奏罷之鄭戡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戡罷四路都部署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

戡罷士廉凍水記聞作士濂今從長

編

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爲

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等行視戡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爲修城之援及戡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止滬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戶旣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它變日增版趣役洙再

召之不從洙亟命无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  
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  
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收  
積聚殺吏民爲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滬  
士廉令卒城之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劉滬董士廉元  
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卽非二人擅興況劉  
滬是沿邊有名將佐累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  
棄董士廉是朝廷京官亦與將佐一例枷勘更未合事  
理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  
勘劉滬等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

旨 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  
近臣議于是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等八人合奏  
曰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  
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攷眾說  
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上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  
州縣察其履行學者自皆修飭矣乙亥下詔令州縣皆  
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爲教授三年而代選于吏員  
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士  
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  
止親老無兼侍取保任聽學於家三場先策次論次詩

賦通考爲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爲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鬱而不申如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於禮部對偶之外自有意義可觀宜許倣唐體使馳騁於其閒士子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爲通五通爲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斷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法意文理優者爲上等 庚辰錄唐郭子儀後 壬午以國子監直講石介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時韓琦乞召試介詔特除之 甲申免衡道

州桂陽監民經獠賊劫掠者賦役一年 丙戌丁度等  
上奏通英聖問一卷帝指其中事體大者六事付中書  
樞密院令奉行之 丁亥遼以宣政殿學士楊佖參知  
政事 高麗貢於遼 詔權停貢舉 先是遼人犯法  
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太弟重元請五京各置警巡  
使從之 夏四月乙未監察御史裏行李京言近聞契  
丹築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廣袤數百里盡  
徙沿邊生戶及豐州麟州被虜人口居之使絕歸漢之  
路違先朝誓書爲賊聲援其畜計不淺況國家前年方  
修河北沿邊故滿城陰城再盟之後尋卽罷役請下河

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使人還責以信誓  
使罷二城以破未然之患從之 丙申詔湖南民誤爲  
征徭軍所般者賜帛存撫其家 丁酉以宐州蠻區希  
範叛命京西轉運案察使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案察  
使兼安撫使 戊戌帝謂輔臣曰自管小人多爲朋黨  
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  
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  
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爲善于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  
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  
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爲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

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其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于是爲黨論者惡修摘語其情狀



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  
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人得時遂引  
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尙祿爲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  
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帝不  
信 己亥帝以上封者言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  
命右正言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  
使張奎于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歲課益  
虧并下修計度之 庚子以度支判官李絢爲京西轉  
運案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  
州任布知河陽竝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

召入修起居注絢邛州人 已酉監修國史章得象上  
新修國朝會要 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當  
自京師今國子監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  
院爲太學葺講殿備臨幸以潞王宮爲錫慶院從之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釋二人令  
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修  
言自西事以來擢用邊將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  
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劉滬築水洛城滬尤爲艱  
勤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爲朝廷  
作事且滬若不在水洛恐它人不能緩撫苟別致生事

則蕃部更難招緝望聖意斷而行之余靖亦言乞早降  
指揮諭魚周詢如所築新城實利卽應畱滬等專守此  
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誠敕狄青尹洙今後行事不可  
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滬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  
路則寧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 命集賢校

理歷城張揆往江淮兩浙路轉運司體問利害事 是

月遼南院大王果實

舊作高  
十今改

奏党項等部叛降夏國未

幾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努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吉

里

舊作屈  
烈今改

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

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畱屯田天德軍 五月壬戌朔樞

審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竝對于崇政殿陳攻守之策激刻乃罷 遼都監羅漢努奏所發部兵與党項

戰不利元昊遣兵助叛黨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祚案

舊作詳

張佛努

舊作佛奴今改

歿於陳

先是鄭戩奏修水洛

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任西邊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水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詳遂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剗與魚周詢鄭戩等而周詢及戩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惟女牆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戊辰遼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

元吳 已已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慶州用歐陽修議也 庚午錄繫囚 壬申幸國子監謁

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大理評事孫復五品服遂幸昭烈武成王廟又幸玉津園觀種稻宴從臣尋召復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乃罷之 癸酉撫州上金谿縣所得

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帝令藏于龍圖閣瑞物庫

宋史獻金山在乙亥日今從長編

乙亥衛尉寺丞邱濬降饒州軍事

推官監邵武軍酒稅濬坐作詩訕謗執政欲重誅之帝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模哭市其斯人之徒歟

乃薄其罪 丁丑歐陽修言臣親至河外相度移廢麟  
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移廢二說未  
見其可乞減寨卒以紓民力委土豪以資捍禦 戊寅  
詔募人納粟振淮南饑 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  
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 己丑省河南府潁陽  
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竝爲鎮又析王屋縣隸河南  
府始用范仲淹議也 鄜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澗城  
宜武副都頭劉岳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  
一資 六月辛卯朔輔臣列奏荅手詔所問五條韓琦  
范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陝西八事河北五

事已而仲淹又奏西賊議和變詐難信願早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元昊遣使乞援於準布準布執其使以聞於遼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以將伐元昊來告 丙申遼命翰林都林牙蕭罕嘉努耶律庶成編集上世以來事迹 癸卯改知渭州孫洸復知慶州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洸易任洸以病辭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邊臣制禦不住可以直圖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於人假如

賊人圖守鎮我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卻從閒道領眾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以臣觀之渭州必須別得能臣與狄青分職旬當方免朝廷深憂又言青武人麤暴不可兼知渭州章三上詔徙青權并代部署 丙午高麗貢於遼丁未遼錄囚 開寶寺靈寶塔災諫官余靖言塔爲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乞更不營造時盛暑而奏靖素不修飾帝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其優容諫臣如此 庚戌以天章閣待制王素知渭州 壬子以參知政事范仲淹爲陝西河



東路宣撫使始仲淹放逐數年陝西用兵帝以仲淹士  
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召還執政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  
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  
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  
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佞  
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  
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  
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  
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  
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案西北邊

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樞

密副使富弼言朝廷以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岱爾

舊作呆兒

改今族路出河東境外疑是變詐它時雖欲背盟自逞必

寇河北第以河東爲犄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

仲淹且相度河東未宜調發時仲淹疑遼敗盟欲大發

兵爲備杜衍謂遼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

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行事衍初不爲悵既退仲

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

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

爲忤也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

守禦十二策且言臣奉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  
詢於沿邊土豪并內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甚詳以至  
稽求載籍質證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  
意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要相  
致詰而是正之 秋七月戊寅封宗室德文東平郡王  
允讓汝南郡王允弼北海郡王允良華原郡王從藹潁  
國公從煦安國公宗說祁國公宗保建安郡公宗達恩  
平郡公宗望清源郡公攷異宋史仁宗紀但云封宗室  
十人爲郡土國公未列其名文  
獻通攷引會要脫去允弼一人又建安恩平清  
源皆郡公而誤作郡王今從長編及玉海訂正帝始用  
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

著故事封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竝列本班之上少前  
甲申夷人寇三江砦消井監官兵擊走之 丙戌詔  
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  
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  
并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